

■ 声 音



2023年4月,笔者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下简称“莫旗”)进行田野调查,在采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达斡尔族乌钦代表性传承人鄂灵巧时,她用乌钦的传统唱法,演唱了由其本人参与创编的《新时代新生活》,歌词如下:

“巍峨的莫力达瓦山,茂密的森林换绿装,牛马奔跑在草地上,人们生活蒸蒸日上。纳文江水奔流向前,阳光照耀祖国大地,乡村振兴美好家园,欢歌笑语幸福和谐。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一起努力拼搏奋斗!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二十大精神振人心!人民听党话、跟党走!走进新时代新生活!共同奔向富裕道路!”

这耳目一新的文艺创编形式引起了笔者注意。民间文艺来自民间,其中饱含着人民群众最为朴素真挚的情感表达。这首全新创编的乌钦,将乌钦的传统曲调与新时代达斡尔族人民新生活有机结合,赋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鲜活的生命力和突出的时代价值。近两年来,笔者对以鄂灵巧等为代表的达斡尔族非遗传承人持续进行跟踪访谈,搜集到一批形式多样的新时代达斡尔族民间文艺创编作品,并对其进行系统梳理研究。

新时代达斡尔族民间文艺创编的主要类型

新时代达斡尔族民间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编原则,将新时代新生活与传统民间文艺形式充分结合,注重突出文化内涵和教育意义,创编出包括乌钦(达斡尔族说唱艺术)、扎恩达勒(达斡尔族民歌)、鲁日格勒(达斡尔族传统舞蹈)、木库莲(口弦琴)、三句半、情景剧等在内的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新颖的民间文艺作品。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乌钦、扎恩达勒、鲁日格勒为例,其主要类型及代表性作品如下。

一是赞颂党和祖国类。在新时代达斡尔族民间文艺创编诸类型中,以歌颂党和国家为主题的作品数量最多,且几乎涵盖达斡尔族所有常见民间文艺表现形式。民众将主流思想、爱党爱国情怀等,充分融入达斡尔族传统民间文艺形式之中进行创编。例如《感恩党》(扎恩达勒):

“嫩江的春天已到来,阳光照耀祖国大地,美丽的莫力达瓦山,映山红花满山坡呦。/党的政策指引方向,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乡村振兴为民造福。人们过上幸福生活,歌唱我们伟大祖国,各族人民感恩党啊!”

还有《一颗红心》(扎恩达勒):
“红似一团火,心比火焰红,跳动着激情,藏在我胸中,开心绽笑容,心痛不言痛,回荡时空是不息的心跳声。/红似一朵花,心比红花红,涌动着深情,爱在成长中,真心看得清,心血滴滴流,忘我奉献精神润物细无声。/一颗红心红得纯粹代代红,红色坚定的信仰浴火重生。一颗红心红得纯真真年红,捧给你心意诚在岁月中永生。啊,一颗红心代代红年年红。”

《感恩党》既描绘了达斡尔族主要聚居地的怡人风光,也充分表达了生活在新时代的达斡尔族民众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与美好祝福。《一颗红心》是莫旗乌兰牧骑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创编的献礼作品,歌词以“一颗红心”缅怀红色岁月,唤起人们的红色记

《新疆诗人的那张脸——新疆诗人40家赏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第十一批丛书中的一部新疆诗歌评论集,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于2025年3月出版。新疆诗人、评论家李东海历经十年笔耕,在评论集中展示了新疆40年来的诗歌创作情况及诗人风貌。它不仅是对新疆现代汉语诗歌发展脉络的系统性梳理,更是作者以赤诚之心为新疆诗人塑像、为时代立传的深情见证。

评论集首先评析了新疆“新边塞诗”三驾马车——杨牧、周涛、章德益三位“40后”诗人。作者写道,杨牧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激情年代的抒情者和讴歌者,他的诗歌反映了那个时代,也歌颂了那个开创奋进时代中的新疆。周涛的诗“对于西部的观察和审视,清晰、雄阔,也自信狂傲”。他的代表作《鹰之击》《野马群》是“新边塞诗”的一道亮丽风光。章德益早年的诗歌,对西部昆仑、天山、大漠的书写,是一种浪漫高蹈的激情写作,特别是对于大漠野火的抒情,表达了诗人自身心灵深处那种燃烧的渴望。章德益用自己的心血融化了西部大自然的神韵,他的《西部太阳》视野宽阔、立意高远,用复杂而凝练的艺术

忆,表达达斡尔族人民坚定的信念与昂扬的豪情。此类作品内容积极向上,情感真挚浓烈,旋律优美高亢,令人鼓舞、催人振奋,充分展现了达斡尔族民众热烈的爱党爱国情怀。

二是歌颂新时代新生活类。例如《美好家园》(鲁日格勒)的简介:“一位老者在舞台中间诉说‘温暖的春风吹过来了,醒来的大地绿起来吧,奔腾的江水跑过来了,和谐的家园富起来了,各族兄弟欢聚来了,欢快的舞蹈跳起来吧’。众人(身穿不同民族劳动生产的服饰)手持各种相关劳动工具,来自四面八方,欢呼雀跃地来到舞台上,进行非遗传统体育运动项目(颈力、扳棍、草鱼、哈尼卡)表演,共同起舞,和谐、热闹、欢腾,展现了各民族同胞共同劳动、共同发展、共同创建美好家园的主题。”

《美好家园》以达斡尔族传统舞蹈鲁日格勒的形式展现,在舞蹈中巧妙融入达斡尔族传统非遗体育项目,通过各民族同胞协作劳动、共同起舞的表演,生动诠释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突出表现热爱劳动、和谐共生、蓬勃向上的达斡尔族新时代新生活。此类作品通常紧贴民众生活,以歌舞形式围绕达斡尔族民众的多彩生活样态进行创编,着重展现达斡尔族民众在新时代的美好新生活,以及各族人民美美与共、共创共荣、幸福祥和的生活图景。

三是赞扬民族传统文化类。例如《昆木勒情怀》(乌钦):

“昆木勒是你亲切的名字,生长在这片广阔的嫩江原野上,花草丛中虽不显为人见,却绿意浓浓为人们默默地奉献着,哟哟耶昆木勒,你的美味是达斡尔人的最爱,哟哟耶昆木勒,达斡尔人在你的节日里为你起舞欢歌。/达斡尔是你古老的名字,繁衍生息在富饶的嫩江两岸上,勤劳勇敢智慧达斡尔儿女,为实现梦想努力建设着祖国的北疆,哟哟耶昆木勒,你赋予草原清新独有的芳香,哟哟耶昆木勒,北国家园在你的季节里更加美丽兴旺。”

“昆木勒”又称“柳蒿芽”,是我国东北地区诸民族饮食文化中较有特色的食物。作品将昆木勒作为创编对象,深受达斡尔族民众喜爱。整体来讲,此类作品通常围绕达斡尔族传统民俗文化、节日仪式、食物服饰等进行创编,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

除上述主要创编形式外,新时代达斡尔族民间文艺创编还有木库莲合奏表演曲目《达斡尔春天》《新时代旋律》《共同的旋律》等,以及《论酒》《乡村振兴美如画》《赞曲棍》《党的政策为人民》《赞昆木勒》《新时代 新农村新气象》等三句半节目。

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展演方式

约从2016年起,莫旗便开始了有组织有规划的民间文艺创编和展演活动。莫旗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朱秀杰告诉记者,目前,莫旗文化馆组织创编的各类新时代民间文艺作品均面向本地社区、乡村及周边地区群众进行巡演,平均每年演出场次达80余场,受众大约2万余人,演出引起群众强烈共鸣。莫旗乌兰牧骑也主要面向广大基层群众下乡演出,每年演出频次100场以上,受众约3万人次。

在面向民众进行演出的艺术团体中,达斡尔文化原

生态艺术团功不可没。该团团长为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达斡尔扎恩达勒代表性传承人孟满荣,他于2017年联合32名达斡尔族民间文艺传承人和爱好者,在莫旗文化馆成立达斡尔文化原生态艺术团。艺术团中大部分成员为达斡尔族非遗传承人,包括乌钦、扎恩达勒、鲁日格勒和木库莲传承人等。艺术团成立后的主要任务便是面向各旗各乡基层群众开展民间文艺巡演,年演出场次上百场。值得一提的是,巡演中的大多数节目均为艺术团根据新时代新生活进行的全新创编,既保留了达斡尔族传统民间文艺形式,又紧密贴合民众新时代的新生活。2018年和2021年,艺术团先后获得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颁发的“基层优秀文化志愿服务团队”和“十佳民间剧团”荣誉称号。

莫旗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新时代达斡尔族民间文艺创编和展演活动,之所以取得如此引人瞩目的成效,一方面是有自上而下的明确的指导思想、系统规划和实践路径,另一方面便是紧密围绕着人民,想人民所想、依人民而创、为人民而演。正如当地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笔者的,莫旗一直以来都很重视文化建设和面向人民群众的民间文艺相关活动,“这些民间文艺创编紧贴人民群众,聚焦百姓生活,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它们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精神境界,让民间文艺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和光彩”。

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独特作用

只有深入群众,才能倾听到群众真实的心声。新时代达斡尔族民间文艺创编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生动诠释了“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涵,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功实践与鲜活案例,具有深远的当代意义。这主要体现在:

一、作为党和国家政策宣传的重要载体,民间文艺因其与生俱来的亲民性,能够巧妙融入最新政策与思想,在群众中发挥及时而有效的文化传播作用。

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民间文艺创编、展演活动等,既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能够助推其适应新时代新的文化语境,为传统文化的赓续与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三、作为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方式,民间文艺始终是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核心内容。新时代民间文艺创编和展演活动,能够有效充实人民群众精神世界,提升其综合素养,促进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四、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民间文艺发挥着独特作用。以莫旗为例,莫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其在新时代民间文艺创编中积极融入多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有效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和深度交融,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五、民间文艺还在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民间文艺创编,既提升了当地文化的知名度,又为当地文旅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 关 注

又一个寂静的夜晚,微风轻抚,当我再次翻阅韦其麟的诗歌,仿佛随着他的文字穿越时空,置身那片充满诗意的天地。每每读到《百鸟衣》,仿佛看到一对有情人化身为衔着彩虹的凤凰,在纸页间振翅,羽翼抖落星光,点亮浩瀚苍穹。翻阅《寻找太阳的母亲》,又仿佛听见红水河的波涛在诗句间奔涌,将壮民族古老的传说锻造成铿锵的韵律。读《童心集》,又似一泓清澈泉水,流淌着纯真与善良,洗涤尘世的浮躁与喧嚣。在韦其麟的诗歌世界里,既有山川的壮丽与雄浑,也有溪流的灵动与温婉,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绘自然之美,让读者的心灵在静谧中得到滋养。

作为一位从事70余年“业余写作”(韦其麟语)的壮族诗人,韦其麟的文学贡献在于对民族民间资源的转化和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继承,为当代诗歌提供了具有极高辨识度的诗歌文本。长诗《百鸟衣》大量使用赋比兴手法,将壮族民间故事中的浪漫元素与诗歌赋比兴传统完美融合,使故事在生动叙述中展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绿绿山坡下/清溪溪水旁/长棵大榕树/像把大罗伞。”诗中以比兴开篇,给古卡生长的环境涂上一层美丽的色彩。这种对传统诗歌手法的娴熟运用,不仅传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精髓,更赋予民间故事新的生命力。古卡与依娘早已超越民间故事原型,化作反抗压迫的自由符号——当古卡射穿土司的牢笼,箭簇上闪烁的不仅是爱情和勇气,更是整个族群对尊严的千年渴求。《凤凰歌》中的达凤,在革命的熊熊火焰里化成腾飞四方的凤凰,更是壮乡在革命烈焰中涅槃新生的隐喻。那些被神化的动物意象,比如会说话的乌鸦、流泪的蟒蛇等,都是壮民族万物有灵观的现代转译。

韦其麟的诗以对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和鲜明的理性思维呈现出一种哲理风格,在对人生的各种遭遇,社会人间的善与恶、悲与喜的书写中,体现出深沉的国家认同意识。他的诗歌创作具有丰富的艺术价值与思想深度,超越地域与民族的界限,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为中国民族文学乃至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韦其麟始终葆有一颗纯粹的童心,这让其诗歌始终绽放出独特光芒。步入晚年以后,韦其麟的诗歌创作进入更为成熟和深邃的境界,有着既矛盾又和谐的特质。岁月的积淀并未消磨他对世界的好奇与热爱,诗行里既有历经沧桑后的睿智哲思,也不乏孩童般对万物的欣喜与惊叹,以细腻的情感和敏锐的观察力,探索人性的幽微和生活的复杂。这些采撷自生活深处的诗歌,犹如夜空中闪烁的星辰,既有成熟的光辉,又透着未经世事雕琢的纯真。2021年,我在编撰《韦其麟年谱》时,他整理并复印给我一本写于1995年之后的诗作集子。2024年的某天,我去拜访他,闲聊中他谈到想把这本诗集出版的想法。经过多方联系和努力,与广西民族出版社达成意向,于是便有了这部诗集《秋山芒絮》的问世。“我常跋涉在梦的荒原/背上驮着小小的行囊/遍野的荆丛布满乱石/蹒跚的脚步踉踉跄跄。”(《行囊》)韦其麟将岁月沉淀的智慧与炽热的赤子之心凝结在诗集中,仿佛一幅跨越时空、情韵悠长的画卷,引领我一同在苍穹与大地之间进行一场诗心的跋涉。

“空寂的秋山不仅仅是安静/也有藤蔓欣欣前行的足音”,“满坡的芒絮欣欣飞扬/何等纯朴美好的景象”,一首《秋山》,一首《芒絮》,从童年故乡秋天的山上飘来的芒絮,直飘到诗人人生之秋的娴静岁月里。韦其麟在《后记》中称这些诗歌为“习作”,只是“以诗的形式记述所思所感的文字”,毋宁说它们都是韦其麟内心的独白,其中有倾心的喜悦、艰涩的诉说,也有朴素的祈愿和幻想,是对生活、自然、人性的深刻洞察与深情礼赞,犹如一颗颗散落在时光长河里暗自发光的珍珠。

如果说《百鸟衣》《寻找太阳的母亲》《莫弋之死》《普洛陀,昂起你的头!》等诗是苍穹中神性光辉的闪烁,那么《秋山芒絮》就是大地上人性情思的展现,从中亦可窥见作者在其人生之秋进行诗歌创作的心理历程。透过《秋山芒絮》中的诗,能真切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眷恋,即便生活中充满风雨与挑战,依然能从平凡的日常中发现美好与希望。“奔奔波波又过了一天/莫感慨人情的冷淡/如果给了别人一点愉悦/便增添了世间的温暖”(《日子》),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诗人对生活有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和豁达的胸怀。他不被日常的奔波所累,也不抱怨人情的冷暖,而是以一种奉献精神去看待生活,认为只要能给他人带来愉悦,就是为世间增添温暖,这种价值观体现了他内心的善良和对社会美好的期许,体现出诗人超越平凡琐碎生活,用一颗真诚的心去拥抱世界、关怀他人的高尚情怀。

《高山》《一棵枯树》《小溪》《野草》《蜻蜓》等诗表达了韦其麟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山川河流、花鸟虫鱼不再是简单的自然景观和生命,而是与人类心灵相通的存在。这些诗也体现了诗人对人性关怀,他用诗歌去温暖那些孤独的靈魂,去唤醒人们内心深处善良的善良与良知。“纵然永远没有芳草的美名/也为来春荒山播一片春光”(《芒絮》),在这一首古诗中,我看到诗人的责任与担当,他以朴素的姿态诠释生命的意义,用文字为我们构建一个充满爱与希望的精神家园。

“孑然挺立荒漠的旷野/是大地一道优美的风景。”(《孤独的树》)致敬韦其麟,亦致敬所有在诗歌道路上执着前行、心怀热爱的人们,愿读者在翻开这些诗页时,能够看到韦其麟在苍穹与大地之间跋涉的诗心,能够在这诗的世界里寻得心灵的慰藉与力量。

(作者系南宁师范大学研究员)

苍穹与大地之间的诗心跋涉

——评韦其麟新作《秋山芒絮》

□钟世华

之感的真情。五、轻盈是诗歌的美妙之处,源于感同身受和长年累月触景生情的训练。六、诗性即人性,“人间烟火和悲悯天下”是诗的重要特质,批判“无病呻吟和居高临下”。

面对“看不懂”的诗歌困境,李东海提出双向思考:“在人们要求诗歌走近大众的时候,诗歌是否也应该要求人们走近诗歌呢?”他坚信“诗是要教育的”,通过理论研究和举办讲座、承办华语诗歌春晚新疆分会场、创办公众号等一系列举措,努力拉近人与诗之间的距离,搭建“诗心与读诗人之心共鸣共振”的桥梁。

《新疆诗人那张脸》的写作原则清晰明了,那就是解读和传递诗歌的真善美,为思想者立传,为新疆诗人歌唱,为新疆40年诗歌发展的轨迹留影。作者对新疆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前景做了理性分析,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进程中,新疆诗歌会拥有属于自己的色彩。新疆的地域特点与民族文化,会赋予新疆当代诗歌独特的风格。李东海以其清晰的代际视野,丰富了新疆诗歌评论的维度,为新疆诗坛描绘了一幅壮阔的“群英谱”,勾勒了新疆诗歌的精神版图。

(作者系诗人)

■ 评 论

描绘新疆诗歌的“群英谱”

——简谈李东海的《新疆诗人的那张脸》

□买丽鸿(回族)

表达,呈现了新疆的壮阔雄伟。“50后”的李光义、秦安江、曲近、张侠等诗人,作为新疆诗歌的承启者,崛起于朦胧诗与“新边塞诗”交汇期,是不可或缺的传承力量。

评论集对新疆“60后”诗人做了篇幅很大的分析,认为他们是新疆诗歌的中坚力量,剖析解读了沈苇、刘亮程、亚楠、北野、郁笛、贺海海、彭惊宇、熊红久、申广志等诗人组成的庞大诗歌群体。他们身处思想开放、文化多元的诗歌黄金时代,整体素质高、创作持久,共同成为新疆诗坛的中坚力量。“70后”诗人创作中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杂糅,让新疆诗歌更为新颖丰富,如

安歌、南子、陈末、笨水、王兴程、张映殊、吉尔等。他们以新锐的姿态登场,教育背景优越,受现代及后现代思潮影响深,艺术表达上突破了单一的抒情范式,展现出鲜明的时代感与创新性。

评论集还选取了用汉语写作的新疆少数民族诗人,如黄毅(壮族)、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维吾尔族)、郭晓亮(锡伯族)、阿苏(锡伯族)、阿依努尔·毛吾力提(哈萨克族)等,对其作品进行评析。

李东海的诗歌评论,以写作者与评论者的双重身份,以“近距离的长期观察”为基础,实现了对诗人及诗歌作品“由诗到人、又由人到诗”的深

度互文,剖析了诗歌作品的内在情感和诗意内涵,摆脱了诗歌理论的套用赘述。在评论集中,李东海以其40年的诗歌创作及理论研究经验,提出以下诗歌创作的观点:一、诗歌的写作就是用感性形象化解理念的过程。诗歌最忌讳的是思想说教。二、诗歌的力量来自诗歌意象的鲜活和张力,这是因诗人对事物的深刻认知而产生的高度提炼能力。他强调名词、动词在诗歌中的核心作用,警惕形容词、副词和定语。三、凝练为美。把一首诗中的水分拧干,才是这首诗的最后一行。追求简洁,删除所有能够删除的字句。四、真情是诗歌的魂,写作的败笔源于缺乏切肤